

泰國政變與今後政局的評估

羅石圃

今年十月廿日，泰國又有軍事政變，一般都不了解：泰國軍人何以要將由他們擁立而來的泰寧政府推翻？依據「革命委員會」宣佈：明年即將舉行大選，但在上年十月政變以前，由于民主政府無法遏阻左翼學潮，致使赤浪橫流，社會動盪，大家記憶猶新，今後此種情勢，是否會隨民主政治捲土重來？軍方有何對策？這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。

一 兩度政變與軍方內情

一九七三年十月，泰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亂，使擁有廿萬大軍的軍政府橫被學生羣衆所推翻。一般都認為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乃吉，鑒于民主潮流在泰國已如怒濤排壑而不可遏阻，任令駐防曼谷近郊的重兵，面對反政府的澎湃學潮，按兵不動有以致之。否則在大軍鎮壓之下，學生便不敢如此猖狂。至乃吉由交卸陸總及三軍統帥而逝世，又正值此一佛教王國，在民主政府統治下，學潮、工潮與政潮頻仍，其所造成的政局動盪，社會不安，更使全國民衆對民主政治一再失望，無不期望軍人再以政變奪回政權，以便撥亂反正，然而軍方仍在遲疑瞻望。

上年十月，曼谷終於發生了軍事政變，未經流血，即將社尼所領導的民選政府推翻，全國傳檄而定，由軍人所支持的泰寧內閣亦迅速組成，無不認為這是順應民心所致。不過該次政變，有與歷次不同的，一為領導者並非陸軍將領，而是海軍元帥桑加德；二為軍方奪得政權後，並未組成軍人政府，而由法學家泰寧所組成的文人內閣掌理政權。何以致此？顯然是由于陸軍內部有了分歧，無人可以出面領導，更無法接掌政權。否則爲了分享「政治餅糕」(Political Cake)，祇有加速分化陸軍陣營。今年三月廿六日，陸軍助理總司令作叻所發動的政變，便已將此種情況暴露無遺^①。

註①

「泰國政變背景與政局之觀測」，本刊，十六卷，二期，一九七六，十一、十、拙著。

泰國的三軍，一向以陸軍為主體，就當前的總兵力而言：在廿一萬兵員之中，陸軍即擁有十四萬一千人，佔總數三分之二。至于駐防京畿及中部平原的第一軍——現已改稱第一軍區部隊，又一向居于陸軍的領導地位。過去領導政變及成功後執掌政柄的軍人，如乃屏、乃沙立、他儂、巴博等，無不是經由第一軍升任陸總而掌握政權。也由于大權在握，遂使其其他各軍區的將領，大多出身于第一軍區。本此淵源，以致陸總的指揮，益收指臂之效。惟自泰國出兵越南，其援越的「眼鏡蛇」師，官兵既都是由各軍區部隊抽調而來，且由美方給予武器裝備，并按美軍編制，無論火力與兵員人數，均比國內各師加強。至奉調回國後，這支部隊便形成了陸軍特殊的旁支，分歧亦由此而起。由援越部隊起家的乍叻，其所以發動今年三月的流產政變，便是基于陸軍的旁支企圖與本支爭衡^②。

乍叻的政變失敗，使他與附和的將校都已服刑，并使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克良薩將軍，得以統一陸軍的實權，所以在升任三軍統帥後，敢于發動此次政變而出主內閣，成爲新的強人。至于由軍人擁立的泰寧政府，何以在執政剛及週年時又被軍人推翻？這便不能不歸咎于此一倚賴軍方支持的文人內閣，又無視于軍方意見而獨斷獨行所使然。所以前總理克立指出：泰寧政府垮台，早在意料中^③。

一一 在泰寧上台後何以使軍方大權旁落

泰寧爲留學英國的法學博士。曾任最高法院法官，及法政大學教授，其丹麥籍的夫人，爲詩麗吉皇后好友，乃使他經常出入宮廷，獲得泰皇伉儷的青睞。當印支沉淪，泰國已遭到赤浪衝擊，一般學人多高唱實行民主及外交左轉，不惜對左派學潮推波助瀾時，這位法學家則始終站在堅決反共及維護君主憲政的立場，故被目爲學府中反共陣營的傑出之士。至上年十月軍人雖已以政變奪獲政權，但又苦于無法執政，泰寧之所以受邀出山組閣，便是由于軍方重視他的堅決反共立場及與皇室淵源。

自泰寧內閣就職後，先前由三軍將領所組成的「國家行政改革委員會」，一變而成爲「國務總理諮詢委員會」，便引起了大家的猜疑，認爲這是軍方的大權旁落。依照泰國的傳統：歷次軍人政變成功後，均有由軍人領袖們所組成的「變政團」，其職權爲決定政府的政策，有如執政黨的「中常會」，用以控制內閣的用人行政。以鑾披汶（Long Pibul Songgram）任國務總理時地位聲望之隆，尚不敢不尊重「變政團」的決策，便不難想見此一機構擁有統馭內閣的重權，任何人出任閣揆，也無法脫離其控制。「行政改革委員會」，既係由發動政變的廿四位三軍高級將領所組成，顯然便是「變政團」的別稱，對軍人所支持的文人內閣，更應

註② 「泰國的不流血政變」、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二、社論、卅一版。

註③ 香港「星島日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八、二版。

發揮控馭功能，何以竟被改為閣揆的諮詢機構？

至于其改變的經過：則為泰寧內閣就職一月後，由內閣呈請泰皇所批准的憲法，規定設立廿四人的「總理諮詢委員會」，相當于上議院；另有經總理提名，呈請泰皇委任的三百四十人「國家行政改革會議」，相當于下議院^④。其所以迫使軍事領袖們不得不予同意，可能是出于陸軍內部的分歧，既使軍方不能直接主政，且適合他們要求而又有資格組閣的文人亦並不易求。何況政局不穩，適足以動搖民心影響外資投注，及陸軍方面的分歧份子趁機異動，所以唯有隱忍以待時。誰知統馭權力喪失後，泰寧內閣便無視于軍方而獨斷獨行。

就反共立場而言：泰寧及其閣員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以他們大多缺乏行政經驗，其決策施政，往往不留迴旋餘地，例如對印支鄰邦，泰寧堅持與共產國家談判，退讓便是示弱，以致軍方認為此種態度，既不適于美日與「東協」的要求，且難免助長泰國的戰禍。美國駐泰軍事顧問團員額的大量驟減，及決定下年度不再給予軍援，未始不是因此而來。他如內政部長沙瑪克，不僅口沒遮攔，經常在國內外發表講演，且往往否定警方行政措施，毫不顧慮警察總監雖在名義上隸屬內政部，但實際上則由陸總指揮。除巴博以內政部長兼陸總時代而外，其他內政部長，都不敢行使對警方的指揮權，以免開罪軍方。沙瑪克招致陸軍方面的惡感，即由此造成。^⑤

又如教育部女部長維莫西里，在入閣前，祇是一名大學講師，接任後即決定取消小學外文課程措施，使華人都極為忿懣。由于全泰三百多間華校，其興辦的目標，本是為了傳授母國語文，在「泰化法案」之下，雖以校董均有泰籍被勒令改為私立學校，納入泰國國民教育體系，但仍然准許以華語講授華文，列為外文課程，歷屆政府均不敢有所變易，因恐觸犯了華人的衆怒，甚至由北平訓練的華文補習教師又借機重來。軍方指責泰寧政府的施政破壞國人團結，此即其中的一端，所以在政變後，立即宣佈小學仍保留外文課程。^⑥

三 臨憲中規定了軍人「變政團」法定地位

據路透社記者從曼谷報導：泰人將泰寧內閣比為牡蠣，需要軍方的外殼始可生存，肉殼相離，其垮台自屬無可避免，不過軍方當時既未了解他的剛愎自用個性，便貿然邀其組閣，且又同意任用若干不更事的閣員，更不惜大權旁落，聽任他將「變政團」改

註④ 「剖視泰國不流血政變」、香港「大公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四、「南洋瞭望」、董亞南著、二版。

註⑤ 「泰國政壇一顆新彗星升起」、「中國時報」、一九七七、三、廿二、丁中江著、二版。

註⑥ 「法新社」曼谷電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七。

為諮詢機關，以致不得不再以政變將政權奪回，造成剛告穩定的政局再度動盪。所以此次政變，祇能算為上次政變的餘波，也是軍方對其讓賢所造成的錯失加以修正。不僅沒有價值，且使上次順應民心的政變價值減低。

值得探討的，是今後泰國政局究將如何發展？在內政外交諸方面，軍人對改革路線如何安排？根據十一月十日，經泰皇簽署頒佈的臨時憲法，其中規定：由軍方組成的廿三人「革命委員會」，即更名為「國家政策委員會」，負責制訂國家政策，及協調內閣工作。內閣總理雖擁有絕對權力，但其發佈任何命令或採取行動前，須得到該會的批准^⑦。這說明了此一發動政變而由桑加德海軍上將所領導「變政團」，已在憲法上佔有法定地位，為政府的最高決策機關，可以控制政府的施政用人。

很顯然，這是軍事領袖們鑒于以往的失策，聽任泰寧政府將「變政團」改為諮議機關，以致無法駕馭，對他們要求更換無能的教育與內政部長亦遭拒絕，所以更在臨時憲法中載有「政策委員會」，具有向總理提出閣員去就權力的明文。由于在過渡時期雖然有官委議員所組成的國會，但主要任務祇在擬訂憲法，沒有控制政府的施政用人權，今後由軍人所組成的「政委會」，便可發揮對內閣的制衡作用，也可使他們發動政變以改革政治的目標不會落空。

其次是臨時憲法規定：成立由三百至四百人組成的立法議會，議員均由內閣通過「政委會」提名，呈請皇上委任，須于一九七八年底完成訂立永久憲法工作，以便頒憲大選。如此項工作屆時未能完成，則大選便將延展一百廿天舉行^⑧。亦即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必須舉行大選，以便還政于民，其最後期限已無法再事拖延。至于軍事領袖們對開放民主何以如此急切？且不惜將大選最後期限載于臨憲的明文？這其間顯然是受到了難以抗拒的壓力。

四 來自知識青年的民主壓力

誠然，泰國的社會結構，正如新加坡徐本欽博士所指出的，尚不適合民主政治的條件，到目前為止，工業人口，僅佔總人口百分之九點一，而不願過問政治的農人數卻居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三。再加上飽受佛教出世哲理薰陶的泰人，都相信貴顯乃前生修來，如果強求而得，便是自造罪孽，更無法鼓舞他們參加競選。而作為民主政治中堅的中產階級，在泰國既為數不多，且其中多為無意參與政治的華人。因此，徐氏認為此一佛教王國自一九三二年成立立憲政體以來，每屆民主政府都是不久便被軍人所推翻，其間以軍人執政的期間最久並非偶然。他並指出泰國的「政治餅糕」——包括特權及有形無形的利益，祇須由軍人與高級知識份子

註⑦ 香港「星島日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一、十一、二版。

註⑧ 同註⑦。

所分享，即可平安無事。^⑨

徐博士先後發表這幾篇泰國民主政治前途研析的論文，正值曼谷民主學潮泛濫，黨人爲參加大選奔競呼號，各報刊所發表的言論，幾乎一致認爲民主政治，便是達成此一佛教王國富強康樂的良方。以致對徐氏斷定泰國民主政治前途暗淡，且有不久又將出現軍人奪權的預言，一般都認爲乃屬臆測，將沒有成爲事實的可能。至上年十月，軍人果然又將民選政府推翻，大家始信他根據泰國憲政史及民主政治必備條件所作的展望，的確已看清了英美式的民主，不適用於當前泰國的要求。但在軍方將奪得的政權交予泰寧的文人內閣後，便正是軍人與文人分享「政治餅糕」，又何以仍有民主要求的壓力？甚至軍方不得不將堅持十二年後始實施民主的泰寧內閣推翻，于奪回政權後，立即限定了大選之期？

這是由于當前泰國的民主潮流，已屬今非昔比。就知識份子的情況而論：在卅年前，全國國立大學祇有兩所，學生不過數百人，其後大量擴充學府，使大學增至十三所，分設于全國各地，學生人數無不是數以萬計，另有職業專校八十五所，師專卅九所^⑩。其連年所培養出的高級知識份子，無論已否出國深造，都難免傾向民主潮流，企圖染指政治。如仍效以往軍人專政的故智，讓文人們分得一杯羹，自會苦于粥少僧多，無從安撫。他儂軍政府于開放民主後，其所以又不得不再以政變恢復軍人政權，便是基于此種苦衷，其後所形成的民主學潮狂瀾，固然是出于共黨份子的幕後策動，但主要因素，仍爲絕大多數非共學生的醉心民主，加上大批政客及年輕講師的推波助瀾。

上年十月的軍事政變，顯然平服了民主學潮的狂瀾，但並不等于根除了知識份子的民主企望，不過是由明化暗，其所醞釀的反專政暗流，更便于共黨份子的利用。我們斷不可認爲領導學潮的學生，在政變後非逃亡即已被捕，便再沒有共黨職業學生與風作浪。殊不知真正策動風潮的共幹，照例都是深藏不露。其中雖有不少學生領袖逃入鐵幕國家或泰共基地，但多半是逼上梁山，情非得已。可見泰共的學運策動者仍然潛伏如故，斷不會放棄對廣大學生反專政暗流的利用。這便是此次軍人奪得政權後，不得不許下一年內還政于民諾言的苦衷。

五 對新憲的瞻望

正如克良薩將軍受命組閣時所指出的：明年將是泰國行憲四十年來體驗民主最艱苦的一年，可見新閣任職的艱鉅。從立憲工作說：泰國雖有過先後十三部憲法，除臨時憲法而外，其餘的正式憲法，從沒有在如此短促的時期內修訂完成，且有經歷了整整十年

註⑨

同註①。

註⑩

「泰國軍事政變後的內政與外交」，香港「華僑日報」，一九七七、十、廿二、社論，二版。

始通過的「第八憲法」。由桑雅政府所完成的「第十二憲法」，雖在民主學潮湧湧的催促下，也先後經歷了三年，對一年之內必須修訂完成的新憲，如何使此種急就章既可適應反共立場的要求，又能滿足民主人士的意願？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前提，不知軍方有何腹案？

依此新憲經由大選產生民主政府，克良薩內閣所負的這項行憲任務，比立憲尤為複雜艱難。如桑雅內閣依照第十憲法所舉行的大選，其結果是參加競選的政黨太多，造成選票分散，在中選的卅二個政黨中，沒有任何一黨甚至兩黨聯合可以組閣，雖其後由八黨聯合勉強湊成，且入閣的都是右翼政黨，惟以政府內部困于黨派與個人權位之爭，對左派學生所興起的狂瀾，祇有一味遷就，更助長了他們的暴亂，至右派學生羣起而與左派對抗，幾使全國各大都市都變成了羣衆暴亂戰場，社會便更加動盪不安。

民選的克立政府未及一年便被迫下台，再度大選所產生的社尼四黨聯合內閣上台後，對左右兩派學生的暴亂，仍然一籌莫展。在人心惶惶之下，大家對民主政治都已一再失望，以致不得不寄望于軍人奪回政權，俾便撥亂反正。上年十月的軍人政變其所以贏得大多數泰人的歸心，原因在此。至此次政變後，軍人政府又宣佈在一年之內還政于民，便難免促使對民主政府無法控制學生暴亂記憶猶新的泰人，感到慄慄危懼。因此，這次政變的軍事領袖，必將擬有補救以往民主政治缺失的安排。

新近委任的三百六十名立法議員中，軍人共佔二百廿二名，此外尚有若干與軍方一體的警官^①。可見軍方所要求的如期完成立憲工作，及新憲內容可以貫徹軍方意旨，應無問題。鑒于第十憲法規定參加競選國會議員者，必須隸屬于某一政黨，以致造成了大選時政黨林立，選票分散，遂不得不組成多黨聯合內閣而自亂陣營。新憲可能依照泰國傳統，准予個人的無黨派身份參加競選，以便于執政黨爭取他們在國會成爲外圍友人。

泰國有的是憲法藍本，先後十三部憲法，多半是爲了適應當政者能够繼續執政的願望，再依據舊憲修改而成。其間且有廢新復舊的。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乃屏領導的軍人「變政團」再度政變成功後，即將一九四九年的憲法廢除，而恢復一九三二年的舊憲。因此，我們認爲今日泰國軍人政府所期待的新憲，頗有以第八憲法爲藍本的可能。此一經過十年修訂由他儂政府于一九六八年公佈的憲法，其特點爲：（一）內閣的組成，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產生，乃由皇上委任閣揆及閣員，其組閣亦無須經過國會的信任投票；（二）內閣須向國會闡明施政方針，及在一般政策方面向國會負責，如國會通過不信任案，內閣即須離任；（三）競選國會議員的人，無須隸屬政黨；（四）國會分上下兩院，上院議員人數佔下院人數四分之三，前者由內閣提請皇上委任；後者由選舉產生；（五）遇有重大議案，須舉行兩院聯席會議，以上院議長爲主席^②。

註①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一、十八、一版。

註② 「泰國大選與政局」、本刊、八卷、五期、一九六九、二、十、拙著。

以上(三)、(四)兩項都是遵照泰國傳統。由於該憲法所規定的上院議員數為下院的四分之一，且對重大議案須舉行兩院聯席會議，如發生倒閣風潮，則執政黨祇須擁有下院四分之一以上席位，便可穩操勝券。如果新憲是第八憲法的化身，則不僅大選可以如期舉行，而通過大選所產生的政府，仍可使軍人繼續執政，不致如過去的多黨內閣，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。

六 如何簡化政黨及適應知識青年要求

在泰國憲政史上，無論變披汶、他儂執政時代，由軍政府而還政于民，當大選時，無不組成以軍人為主幹的執政黨以參加競選，目前的軍人政府將可能步此後塵。至大選獲勝後，由三軍將領所組成的「國家政策委員會」，對內既可變為執政黨的核心決策機構，對外又可成為領導上議院的議員，仍可控馭及協助內閣。至于如何減少政黨？俾大選時選票不致過於分散，除在新憲中規定參加競選者無需隸屬政黨，藉以積極消除拼湊政黨的惡性競爭而外，並可以「選舉法」嚴格規定政黨註冊的必備條件，不再如以往祇須湊足黨員一百人，即可成為註冊的政黨。

對簡化政黨工作，在「東協」會員國家之中，已有印尼的先例，並且有了相當的成功。在蘇哈托軍政府時代，為了恢復已中斷十七年的大選，首先將廿多個政黨合併為九黨，至今年大選，再簡化成三黨。其辦法是有計劃地讓退役軍人分別加入各黨，再使用其影響力促成與性質相近的政黨由聯盟而合併。同時組成以軍方為骨幹的執政黨「從業集團」(Galangan Karya)，再大量吸收各政黨及無黨派人士加入。經過此種雙管齊下的併舊立新，卒達成了政黨簡化鶴的¹³。為泰國軍方借籌代籌，這是鄰邦所給予的借鏡。何況泰國的芸芸政黨，除「民主黨」而外，其餘各黨都是一九七五年大選時倉促拼湊而成，至上年政變後停止政黨活動，各黨即已解體，更容易達成簡化的目標。

誠然，此種東方式——也可以說是依照泰國傳統方式的民主，未必能夠滿足泰國知識份子——尤其是大學生的要求，但以往促使他們參加民主學潮的主因，並非每個人都期望在開放民主後側身政壇，而是由於已畢業即失業，大家感到前途茫茫，以致在被共黨利用或政客煽動下，認為國家經建停滯，使他們就業無門，都是軍人專政所造成的惡果。所以此次軍人重掌政權，能否贏得廣大知識青年的歸向？其主要關鍵，並不在使民主政制完全符合他們的願望，而須靠新政府在經建方面的作為，如果能夠恢復繁榮，使他們都學有所用，對前途充滿了信心，即可使校園安定。

註¹³ 「印尼大選與今後外策的評估」、本刊、十六卷、十期、一九七七、七、十、拙著。

七 內外政策方向及其來由

由克良薩組閣工作完成之日，即宣稱新政府將致力於經濟復甦與發展，及努力于爭取國外投資，便不難看出對恢復經建繁榮，正是新閣的施政重點之一。如何配合「東協」的經技合作發展計劃？及爭取美國和日本政府的經技援助與民間投資？又是泰國經建發展面臨的主要課題。因此，克良薩先泰寧而有訪日之行，并曾與福田首相晤談。至此次泰國政變後，東京「讀賣新聞」雖曾主張日本政府應該暫停與泰寧簽約的援泰二億美元，惟福田則絲毫不為所動，迅即表示此項經援如初。以致一般認為日本對泰國之所以給予如此鉅額的援款，固然含有克良薩爭取的成份，而福田對泰國軍人政變的處之泰然，更不難窺見在他與克良薩晤談時，便先已獲悉了政變的先機^⑭，由此可見泰國軍事領袖對爭取友邦經援及投資的早有準備。

對泰國自六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助益最大的，當推美援及其投資、單就軍援而言：自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二年為止，美國所給予泰國的軍援總額，便高達一百一十億美元，經援數字尤有過之，他如駐泰美軍使泰國每年平添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收入，及五萬人的就業機會。顯示泰國新政府所致力於的經濟復甦工作，便不能不使泰美關係加強。美軍于撤退後固然是去不返，但克立政府時代的外長察猜，于宣佈拆除在泰美軍基地已迫使華府不得不于同意後應邀訪美，據他返回曼谷時透露：（一）季辛吉國務卿向他強調：倘泰國發生政經或戰爭危機，美國決不坐視，仍視泰國為最親密的盟邦；（二）美軍撤出後，其駐泰顧問團人員仍留存一半；（三）經援照舊，軍援未便透露；（四）將鼓勵企業界對泰投資；（五）願協助泰國建立兵工廠。^⑮

這都表示華府並未因泰國勒令駐泰美軍全部撤離，而使雙方關係變成「秦越」。但卡特入主白宮後，對泰寧政府統治下的泰國，始則宣佈從下年度起，不再給予泰國援款，繼則將駐泰美軍顧問團人員，由三百多人驟減為僅剩四十人^⑯。原因何在？一般認為：（一）泰寧政府對印支鄰邦與泰邊武裝衝突，所堅持的退讓即為示弱的立場，顯示無法以談判解決，此既不合于美日及「東協」企圖拉攏印支赤色政權立場，且難免引起美國捲入戰爭的疑慮。（二）在卡特提倡人權聲中，泰寧政府對民主運動者卻採高壓手段，竟有三千多人被判「危害社會」罪入獄。（三）由「紐約時報」在泰國此次政變後，著論要求華府勸告泰國軍人遵守大選諾言，並警告如不能以民主吸引泰人的效忠，則將造成「骨牌理論」危機^⑰。顯示泰寧的十二年始開放民主步驟，亦被美方所懷疑。

註⑭ 「泰國新強人克良薩」、「法新社」曼谷特稿、一九七七、十一、六、「南洋週刊」譯載、二版。

註⑮ 「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」、本刊、十五卷、四期、一九七六、一、十、拙著。

註⑯ 「合衆國際社」曼谷電、十、卅一、。

註⑰ 「路透社」華府電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。

因此，我們不難看出：泰國新政府所宣佈的大計，在對外，一再表明願與印支鄰邦友好——以談判解決爭端；對內，決定明年舉行大選，都在適應美、日及「東協」立場，以便有助於爭取經技合作和援助，並促使國內外企業界不再懷疑泰國將觸發與印支國家戰爭，敢于投注資金，此種策劃能否成功？須視軍方當政者的才智。值得担心的，是必須慎防北平與金邊所安排的陷阱。

八 結論

此次政變前夕，泰國前總理克立、前國防部長他威、前警察總監巴碩，均分別受邀訪問北平，其任務雖並未透露，但適于此時，棉共政權對泰國的態度突然化敵為友，金邊電台在廣播中聲稱：希望發展與泰國「友好關係」，接着又播報了曼谷政變消息，及兩國外長在聯合國的會談¹⁸，無異表示承認了泰國新政府。再由李先念對新加坡訪平的新聞團稱：「我們的高棉朋友，表示他們希望與泰國改善關係」¹⁹。可見棉共首腦在前不久訪平時，便已商妥了由中共出面調解泰棉糾紛，而中共邀請克立等往訪，亦在表示北平願意作為調人。

至于中共調停泰棉爭端的用意何在？美國「新聞週刊」已有明白揭露：旨在企圖從中取利，希望高棉成爲它在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基地，用以抗衡在越寮日益伸展勢力的蘇俄²⁰。誠然，泰共乃由北平夥同河內經由寮共控制區哺育而成的，自越寮共倒向蘇俄，北平即失去了支援泰共的基地，雖然對它馬首是瞻的棉共邊境可以取代，但又以與泰國接壤的棉邊荳蔻山區，被高棉反共武裝所盤據，以致沒有補給支援泰共的通路。

棉共雖不斷出動重兵對此邊地叛軍進剿，並採取封鎖政策，無奈泰邊所居住的，多爲棉裔泰人，對其祖國反共義軍紛紛予同情支助，泰國邊防軍警亦以他們有阻斷泰共外援路線作用，無異是他們防禦國際共黨的藩籬，也難免給予越界的便利，棉共武裝其所以不斷騷擾泰邊——屠殺居民，焚毀村鎮，並對泰軍攻擊，便是爲了洩忿與報復威脅。一般都不了解：何以自高棉變色後，泰國東北部的共黨叛亂反而降低？其實正由于它得不到來自棉境的外援。

因此，中共調停泰棉邊境衝突的腹案，勢必以泰國嚴密封鎖邊界，俾便于棉共肅清其反共武裝爲前提。殊不知荳蔻山區被金邊部隊完全控制之日，即爲泰共擁有國外訓練補給基地之時，這在泰國，等于是自撤藩籬，亦即北平與金邊所安排的對泰陷阱。預料一向堅持「阻敵人于國境線外戰略」的泰國軍方，當對此有所警覺。

註¹⁸ 「東埔寨對泰國的態度」、「南洋商報」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七、「社評」、廿五版。

註¹⁹ 「法新社」北平電、一九七七、十一、四。

註²⁰ 美國「新聞週刊」、一九七七、十、廿四版、「潛望鏡」專欄。